洴澼百金方

洴澼百金方卷二

積貯第二

洴澼百金方卷二

惠麓酒民 編次

杯月居士 重訂

唐劉晏常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惙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言衆之不可不預備也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令邦移民就食盡皇皇乎重之哉積貯為天下之大命未有一郡一邑無衆而可守者輯積貯

積糧法

官督私販

先將合城居民矢公矢慎挨巷分方細行查核其擁貲厚而占田多者為上戶僅能自食者為中戶恃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為下戶中戶俾令計口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以待有警自食下戶俾令計口若干分方造冊送官以憑臨時賑給除鰥寡孤獨眯辈殘疾得坐食公廩外其有膂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十文為薪資受公值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廩之費下無匱乏之憂矣至于上戶原自不同有上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亥意室中雖

以為據田產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視力派積如家在萬金以上即派積米千石以次下之百石而止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務一一足數又一一實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謂之公晉私藏一遇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閉城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以償耗腳各聽本方下戶糴買其有越方强糴及有力之家冒充下戶糴買希為奸利者即許糴戶扭稟輕則火杖重則梟懸官敢因兵糧不足有時取用必照十一加增之價如數先給銀兩不許賒欠分

文如此則于民無損而于地方有益雖似無求而收權宜之術實則藏富于民制用之經也但雖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諭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室鄉者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為生計始善若假皇與報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廢閣地方何所賴哉

酒民曰城守莫要于積糧積糧莫便于自積蓋輸之于官雖顆粒亦有難色貯之于家雖萬墉誰不樂從勿論有事之時可飽父母妻子幸而無事出其所藏亦可本利兼收

此真先事預圖有益無損者也

積穀粟式

中戶積穀粟式亦同此只官督私藏四字換自積自僉四字以為別耳

官督私藏

〇〇方〇〇戶某　人係〇〇〇圖內填注本身職役

在冊田地　千　百　畝　驗契實價銀　兩

見住房產　間　驗契實價銀　兩

別置房產　間　驗契實價銀　兩

生理資本　估　銀　兩

以上共計銀　兩

貯銀應積穀　石

本縣限　日　完　石

查已完　石

未完　石

督藏者以民濟民官不賒借若取一粒男盜女娼

此票極得法按冊查田則田不得欺隱驗契查银則银不得欺隱烙银數之多寡為積數之多寡則確有憑據無由規避視委任群小聽憑僉報得以上下其手滋為奸弊者萬萬不侔矣

自積自藏有利無害然百姓每圖規避不肯順從者為不信其上爾非民之罪也信誓旦旦豈得已哉

以上所派米若干石限十日百石限一日藏于各家囤所即中户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届期俟本縣烙票驗糧如有積不烙數遲不如限用不票官者查出烙所欠之

數罰入義倉備賑仍勒限催補完數

守城所最患者第一曰豪猾不用命以五斗縣令而欲尊貴鄉紳俯首聽命倡率小民勢必不行如明季秦晉楚豫各州縣爲流寇所殘破者半由鄉紳慳吝不肯捐輸助掣縣官之肘也今仗之自積夫役何辭然此不過爲一時城守計爾寘倉立社勸農與屯貴粟賤金抑末務本皆守土所宜預籌者故附載于左

常平倉

李悝三熟三饑

魏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强

酒氏曰此常平義倉之祖也後世迂儒不知變通乃以盡地力罪悝夫不盡地力而盡民力乎其先為三熟以待三

儆較歲數之豐儉若依帑錢庚事有必至售有必直故能與歲運爭衡而為民司命

耿壽昌賤糴貴糶

漢宣帝時豐穰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宏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賜昌關內侯

議曰一言為萬世之利侯封固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

植盱

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違則追麼鞭撻甚于稅賦名為和糴其實害民至救荒時慳吝不發即發亦多衙門有力者包之不能徧及鄉村也若用常平錢于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而鄉村下戶即以錢賑之亦可

常平米

昔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賑濟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比較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將常平斛斗出糶官司簡便不勞給納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

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已試之法故曰常平法斷當復也其法專主糴糶而糶本常存蓋不費之惠其惠易徧弗損之益其益無方誠救荒之良策矣

義倉

長孫平義倉奏

隋文帝開皇三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驗每年收積勿使損

歛若時歲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數賑給自是諸州儲米麥積

王琪請復義倉

仁宗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寘令五等以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寘倉貯之領于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溥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之際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

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

居士曰如此明斷何以不行正因不利于兼并之家故從中阻格耳

賈黯乞立民社義倉

皇祐五年右司諫賈黯乞立民社義倉上下共議或謂稅賦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賑給或謂置倉反擾黯復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于饑寒狂陷重辟故臣請復義倉以備凶歲若謂賦稅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置

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正消除盜賊之源也若謂有常平足以賑給則常平之設原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以糴發糶既已失其本意而貴又出公帑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義倉廩斂材木恐滋煩擾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于民豈于義倉獨畏煩擾哉人情可與

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

劉行簡義倉奏狀

劉行簡奏狀畧曰義倉創于隋廣于唐國朝因爲其後病煩擾時輸運之神宗始復舊制然推行有未盡合者義倉取衆于民還以賑民不可不均今寘倉入衆止在州縣歲飢散給山澤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縣就食者蓋亦鮮少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不可勝言此豈社倉本意故臣謂當于本縣鄉村多寘倉窖自始入衆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適厥中縣令總

積貯

具凡以時簡較過飢饉時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散自
一月之庶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弃家流轉道路比利
害之較然者也

社倉

趙汝愚社倉疏畧

宋孝宗時趙汝愚知信州請逐鄉置廒委社司掌管縣丞簡
察疏畧曰臣竊以水旱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求所以
施行之策亦不過勸諭上户廣行出糶移常平義倉之米
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户殆成虛文將移米斛復多欺弊豈

遠來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之弊絕之與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于逐鄉寘廒每歲輪差上户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佐貳官簡察欺弊不如法者立治之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奸宄之心無自生矣

朱文公社倉法

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以償歉蠲其息之半大飢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

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應入甲者又問其願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其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居士曰陸象山嘗言社倉固為民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如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歛來歲秋時缺本使無以賑之莫如無置乎糶一倉豊時糴之使無價賤傷

農之患闗時糶之以抑富民封廩勝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遺意為民便也近桐城方宮保觀承總制直隸時亦仿朱文公行社倉法籌畫分析立制周詳計通省村集三萬九千六百八十有七為倉凡一千有五一鄉之貯足以救一鄉之民使民知雖在官而猶積于家既無胥役之侵擾亦無往來道路之苦誠良法也

建安社倉

建安社倉記曰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隋唐所

設社倉亦近古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深山長谷之民雖飢餓頻死而不能及也及為法太密吏之避事者又視民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還相傳受一旦不獲已發之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特以里社不必皆可任之人欲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鈎較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焉是在良有司加之意哉

金華社倉

金華社倉記曰世俗所以病社倉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為說爲大青苗立法本意未為不善但其給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厚之心是以能行之一邑不能行之天下往子嘗亟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酒氏曰盗之賊也太槩為飢驅爾或困于重歛或厄于天災戎馬既擾耕桑即廢後生荆棘走險偷生勢所必至君門萬里蠲賑難偏及郡屋為民父母者可不早為之計乎

心誠求之富教之方更難僕數而倉庾儲粟尤救荒弭盜第一義今天下郡邑倉庾名固在也半耗于那借半耗于侵漁半充上司無碍錢糧之用即有實心任事之有司後來者不可知矣有治人無治法自古言之

勸農

隸書稱逆說

隸書曰菽粟不足末作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腹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

神農養生揜形

神農曰大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

晁子富強生于粟

晁子曰先王知眾民强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亢倉子先務農桑

亢倉子曰人舍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舍本而事末則好志好志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桑也

淮南子天時地利人力

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

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

王符以一奉百說

漢王符曰今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資末業者什于農夫虛偽游手者什于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蠶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晁錯開資財之道

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国無損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民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散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烏能禁之

韓麒麟計口受田

孝文帝大和十一年韓麒麟陳時務曰經国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同賞令民處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競務末令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

喪葬婚嫁爲貴賓多富貴之家童妾侈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豔婦衣短褐故令耕者日少飢寒之本實在于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樸素計口受田四時巡行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

賈誼驅民歸農

賈誼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

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益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龔遂勸民務農

龔遂守渤海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作田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春夏無日不

趨田畝秋冬課取斂郡中有積蓄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

召信臣出入阡陌

召信臣為上蔡長視民如子歷零陵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足出入阡陌勸農稀有寧居時行視水泉開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水爭禁婚喪奢靡務儉約府縣吏子弟好遊遨不田作者輒斥罷之化大行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召父

洒民曰今燕齊地方不修水利旱則赤地雨則漫溢民無

無歲之菑豐則愁馬鮮衣歉則流離轉壑不識可以信臣之政行之否人閩南力到山頭而兩廣地不盡利四川兩湖苦粟賤金貴而山東至無粱食子守令其地者如能留心區畫亦莫大功德也

樊準督課農桑

漢樊準守鉅鹿時飢荒之餘人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期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畧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

秦彭興起稻田

漢泰彭守山陽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同之

茨充教民種植

漢茨充守桂陽俗不事蠶織民多徒跣十二月盛寒時股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溫膿潰甚苦充初到惆焉乃教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履民甚利之

鄭渾驅民之農

漢鄭渾令邵陵時遭李郭之亂人咸不念產殖農桑盡廢境

內蕭然渾嚴立條約驅民之農闢榛田招撫流遺計人給畝命種下植桑教以蠶絲怠惰者有常罰時遣吏人存問耆老賜以肉帛其年禾穀大登民咸安業

郭禹通商務農

唐郭禹為荊南留後勵精為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關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張全義立屯將

唐張全義尹河南東都爲經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

下十八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民歸如市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勞以酒食醫藥多者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民間言張公不喜殺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比户豐實遂成富庶

高允言農事

魏大武禁封良田游食者衆高允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

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猶之率為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張詠拔茶植桑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詠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菜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范純仁勸植桑

宋范純仁知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之

劉渙買畊牛

宋劉渙知澶州值河北地震民乏食率賤賣畊牛以圖朝夕渙發倉儲買之明年畊牛價增十倍渙即出所市牛以原值與民賴不失業

紀石烈良弼惟農是務

金世宗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

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之食何也然石烈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弃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江公望大器以農為急

江公望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故教生于既富禮興于足食操大器者未有不以農為急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諄諄者賜勞自爾海內富足幾致刑措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于苟簡致民不安業澤不

下流無足恠也願行勸課力田之詔發于惻怛重于丁寧終以不倦如田疇加闢民安其政雖長子孫勿易于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勉諭加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闕郎選則縣令入補于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

洪武課百姓植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每百姓初年課種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違者謫戍邊

儲穀

滸滸百金方

王制一年三年之食

禮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無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積穀有四

積穀有四贖罰糴勸勸借之法非凶年決不可行至于律雖禁罰並罪外加罰兩呆不問罪而罰穀不折銀而納穀懲罪人寬重法以備萬民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倘折銀及

罪外加罰當以守論

贖鍰備賑

儲蓄之法不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執參大贖鍰責其實而郡邑監司歲可積五十石以上暨使者布臬所積尤多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飢得粟數斗即活令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生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囊數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備其在親民賢令乎

贓罰糴穀

令之撫司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湖三江浙省下有縣凡一百則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聽于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俟豊熟補還則百姓可免流亡而　朝廷于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

儲穀之善無過於此

居士曰此法能行上不耗　朝廷之財賦下以備百姓之餘粮一遇歲荒取之如寄真儲穀之良法也

詞訟出粟贖罪

民間詞訟偶户律者如户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者上田一畝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爭婚者上户三十石中户二十石下户十石或四五石之類）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

鬻户絶田收租貯倉

宋制凡户絶之田舉歸官不聽旁支繼業以息爭端官為公鬻之韓魏公奏請户絶田毋鬻募人畊而收其租别為倉貯之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

户之鄉約留租百石以為率其户寡而田有餘者留如舊于是賑飢荒卹鰥寡皆與之而不責其償國賦不損而民蒙實惠

州縣穀豆二萬石

呂坤曰州縣積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為寛綽雖遇凶年人不至于相食決不可一半在外即放在外許借不許賑救死不救飢即借春出秋必收利必加三還官倉名預備非但救荒年也每遇小民告賑衙蠹開端一時中請賑借放出再不催還到兵荒馬亂時百姓死活莫能相顧矣遇小飢中飢之年上

司牲動倉粮本縣士夫不可不以此意强止之

興屯

趙充國屯金城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酒民曰守邊者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複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為力若邊外地遠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隊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

譙望聯木以為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剽掠如是則屯毗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内恐得以盡力于畎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棗祗屯許下

漢末天下亂離諸軍並起卒乏糧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棗祗請建置田官以祗為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所在積穀倉廩皆滿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屯渭濱

諸葛亮伐魏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

為久駐之計明者雖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擾
馬

司馬懿屯江淮

司馬懿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鄧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盡
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澆灌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
為昔破黃巾屯田積穀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
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
昌左右諸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
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

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羊祜屯襄陽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倉有十年之積

杜預修召信臣遺跡

平吳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吴玠守蜀治屯田

吴玠守蜀與敵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命梁洋守将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

韓重華墾田三千八百里

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粮因募人為十五屯每人畊百畝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

虞集築堤捍水為田

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葉盛官牛官田法

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

銀買牛千餘頭論戍卒不任戰事俾事畊稼歲課餘粮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後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

徐貞明屯田七利

萬歷中御史徐貞明陳屯田七利謂國家餽餉皆仰給東南每數石而致一石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即省東南數石之輸利一北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水利興而溝澮蓄洩旱潦有備利二且水既不漲溢則河流殺而無冲

決之禍利三邊地平原千里虜騎便于馳突今隄有樹溝有水則田野皆金湯利四塞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更番之勞籍軍有逃亡勾補之苦今以軍營田以田養軍則屯戍舉而勞費自省利五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聽其治生之端令為永業後不再授使彼得勤生積產以為子孫計上下無怨利六四方戶口多寬狹不均今舉蕪蕩之地畫井居民移多益寡人與地稱利七

宋氏宗元曰古無荒政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即三代之荒政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其家自為計不必有散財發粟之費而蓄積足恃此政之救於未荒者也未荒既有以備之而既荒則又有遺人掌鄉閭之委積以待艱阨籌畫周救不遺餘力故其時有荒歉而無荒民後世生齒漸繁而民食或詘古法既不能行則臨時策救之善者如宋之范文正富鄭公文潞公趙清獻諸策皆一時良法要在得其人以任之耳如不得其人則常平義社亦足以藪奸而滋獘者也

救荒有先先策有先策有正策有權策

先先策

先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又云濬畎澮距川此皆已試之規而議者紛紜任者脆手又如山東各省或憂水患溧業或昧水利致困或苦粟賤或患地窄或豪奢蕩積或逐末傷本有司治任宜預講求問其何從何之可就本地通融本地經畫者則修之教之如貸穀食者廣種可也婚喪飲晏過侈皆能耗穀嚴禁之可或必借裕隣方借靈海道者則調之護之如薄商征清海惡貿易全粟之也類又如折色本色催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悉大要總在重農而貴粟勤勸相而修水利有事以粟為賞罰則粟貴矣

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晝食者有禁遇良田則駐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則水利修矣常平倉義倉社倉之法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不至刁難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可無凍餒之老道殣之莩矣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哉

先策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沒則飢饉立至當預為廣糴他方又簡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植者教之今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殺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

雨壞穀拘度水涸時畊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米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粮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糴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救荒議言此甚悉此二策者可法也救之于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飢饉已成流殍並作雖擱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廒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正策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留截上供

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糴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糴

糴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葺橋道賑貸然所貸者每及下户

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又城市之人得蒙周䘏鄉村幽

僻富户既稀極貧亦缺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

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卒無以継

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粮歸

治本業可無妨生理趙令良即給與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

盈道又李珏在陵陽時將義倉米多寡塲屋減價出糶既先

救附近之民卻以此錢糴價計口逐月一頃支給以濟村落

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銀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可法也不然村民一聞賑濟望風扶携入郡官司未即散米災糧既竭餓死紛然曾無幾何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飢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于紛給則奸究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為顧不遠哉（以上賑濟議）糴常平米用平價又

借庫銀干多米地方循環糴糶則用貴米時減價四之一而民已有所濟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糴而民愈急勢愈窮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之食而上戶之租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糴翼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廿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策者可法也或恐貴糴減糶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糶之銀待米熟時糶穀上倉

無不支矣以上議平糶至于齊子有收強糴有禁隨發巨艘必勇

其萌澤市關梁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者所必至者

也

權策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

萬石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

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

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米薪易出官錢收買却令于常平

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償

財民再獲利此二策者可法也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饑食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勸民成之晏樂賽願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射利為生至于重罪有可出之擬令入粟故贖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爾

周禮遺人掌委積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周禮荒政十二

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貸種食）二曰薄征（輕租稅）三曰緩刑四曰弛力（息徭役）五曰舍禁（山澤無禁）六曰去譏（關市不譏）七曰眚禮（殺吉禮）八曰殺哀（殺凶禮）九曰蕃樂（藏樂不作）十曰多昏（不備禮昏娶）十有一曰索鬼神（求廢祀修之）十有二曰除盜賊（懲兇嚴擊）

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若弭之寒矣分溝浚澮樂之周矣晏茅伐犧鑒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為救也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窌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敘輸粟

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譏除盜諸禁無庸矣時詘而備嘉乃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輓近則詳于為救而疏于為待倉卒而議賞緣而行不過廢廩蠲逋如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為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旨失爾因為之說曰唐虞咨牧類以盡職為能惟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盡其法為能周官六卿以明試為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罔試為功然則荒政遂可無講歟曰何可不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即不

備而救猶得下策

胡傳救災之政

春秋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廢庫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以救飢殍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

韓詩外傳大祲之禮

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饉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餧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

祀

陳登救荒為典農校尉

陳登長水陽歲時飢饉百姓流離轉徙者相半登乃籍廬舍度隴畝為之設辦得舍宇一千三百有奇招諭流民使復舊業其有弱病他鄉者責其姻屬使負歸之不踰年而民之流散者咸聚捐廪之餘粟以給病瘠其强壯者則令日供官作以就食焉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去之日居民號泣為之罷市

范仲淹發粟給餉

景祐二年吳中大饑范仲淹鎮浙西發粟募民給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縱民競渡日出宴湖上是歲民多疫公欲與徭役以勞之使民得食其力又系[?]立運動而疾病不生召諸寺僧曰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與土木之役監司劾公不恤荒公自為條敘所以宴遊與造欲以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日無慮萬數荒政莫大于此

富弼活流民五十餘萬

富弼落職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入境卒難獲食相繼待

覽衙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擇待缺官吏廉能者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閱老弱疾苦官吏仔書其勞約為奏請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盡力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為生有死者為大冢葬之題曰叢冢從者如歸市或謂弼非所以處危疑曰能全活數十萬人之命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哉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粮而歸所全活五十餘萬募為兵者萬計

洪佛子活飢民九萬五千餘人

洪皓為秀州錄事大水田盡沒流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糴于城之四隅不能自食者官為主之立屋于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屋男女異處防其濟偽涅里子識其手西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扶有浸牟開賣者亂其手丈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運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栅語守使截留守喋不肯曰此御筆所題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腊猶未盡中道而止何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遂留之無何廉訪使至郡曰

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乃如兩寺驗視使者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違制抵罪為君脫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後叛軍縱掠邵民過皓門曰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張詠何事不辦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值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吏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莩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懲之仍榜檄諸稅及知成都遇李順為寇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之糧詠知鹽

價素高而民有餘廪乃下估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遂全罷陝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辦遂知益州地素狹游食者衆稍遇水旱則穀不給斗米值錢三百文乃按諸邑田税如其價嵗折米六萬斛至春藉城中細民計口給米券持原價糴之著為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饑色

趙抃救吳越旱疫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清獻公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得廪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

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于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廪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擇簡富民所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食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自解金帶寘庭下命糴來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

餘石平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者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與之待熟時官為責其償弃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病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故事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抃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輒行早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多出私錢是時旱疫吳越民死者殆半抃所撫循無失

蘇軾救饑治病

杭州大旱蘇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易米以救饑者又立病坊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所活甚衆

劉彝收棄子日給米二升

劉彝知虔州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道上彝揭榜通衢名人收養日給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收養故一境棄子無夭閼者

葉夢得收三千八百餘兒

葉夢得為許昌令值大水災傷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制賑之全活數萬見道中遺棄小兒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曰固所願也恐既長或來識認夢得曰兒為所棄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父母不得復取又為載籍記數貧者給米為食事定按籍計取三千八百餘小兒此皆出諸溝壑而致之衽席者

林希元荒政叢言

明嘉靖中廣東僉事林希元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

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五急曰垂死貧民急粥飯疾病貧民急醫藥既死貧民急瘞埋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代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居士曰林僉事救荒之策已備矣而其要莫先于審戶其病莫重于拘文蓋戶口既清斯侵盜濫遺之弊自絕若不拘文則緩急權宜操之自我雖然任非其人則戶口不可得

而清而弊大滋奬轉易為奸總在大吏能擇人耳

賑濟

賑窮法

兵荒有警每每開倉賑發此自是良有司事而賑之無法則奸胥作奬百姓不沾實恩若聽人糴買則豪右仍充作窮户糴歸私倉貧民不蒙實惠此積奬也宜擇各坊寬廠寺觀照僧家施粥例先令本坊窮户預報花名造成一冊約計人數若干每日應用米若干煑為𩚵粥聽其就食男女有班部圍有界越坊覓食者誅男女混亂者誅庶幾粒粒皆累貧民之

腹官府又無浪費之擾其稍能自存者又恥來隨衆就食較之撫民糴買滋獘萬端大相懸絶夫貧民得食則反側潛消而富家豪族皆可藉手安枕矣

汲黯矯制發倉

漢汲黯為謁者值河内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

韓韶開倉

韓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餘縣多被寇盗廢耕桑

流民入韶縣界索衣粮者甚衆韶憫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户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生子融官太僕壽七十

王望便宜出布粟

後漢明帝時王望遷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廪粮為作裯衣事畢上言時公卿皆以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

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養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第五訪以身救百姓

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乃開倉賑給以救其弊吏懼譴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弃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人一郡得全

鄭默比汲黯

晉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

責庁

自悲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

員半千惠出一尉

唐員半千為武陽尉歲旱勸令發倉賑民令不從乃令諸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太守怒囚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曰若不能恤民使惠出一尉尚何罪釋之

范堯夫發常平粟麥

范公堯夫知慶州饑莩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粟麥濟之州縣官不欲公曰操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

死而不救衆欲俟奏請得旨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爾或謗其所活不實詔遣使按之時秋大稔民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輸納常平迄使至已無所負矣

滕元發以兵法部勒

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飢滕元發守鄆州乞淮南米二十萬石以備賑慮流民奄至恐蒸為癘疫乃先度城外廢營地占諭州民勸富户助財小民助力造席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屋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

若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帝造工部侍郎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棊列爾然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詔褒美所活五萬人流民感恩咸願為鄆民比年增戶七百增口二千有奇

酒民曰此段識見高謀慮周措寘從他人不能辦境內而滕公能慮境外須知其預為流民慮者實預為鄆民慮也安能盡天下如滕公者乎

徽里帖木兒大發倉廩

元時歲大飢徽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為必縣上府府上

省然後以聞帖木兒曰民飢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
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欲歸怨于朝廷吾不為
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帝聞而悅之

陶鎔擅發儲粮

宣德中新安縣知縣陶鎔上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民
艱食采拾不自給獨巫驛有儲粮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
旦夕輒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曰真民牧
也降勅奬諭

王竑好都御史

景泰中淮徐饑山東河北流民移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它就食者為裝遣鬻孥者為贖還即空廡六十間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則官為大塚葬焉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待罪初上得流民奏大驚曰饑死我百姓矣奈何已得竑發廩奏大喜曰好都御史

韓琦活七百萬人

慶歷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韓魏公琦大發倉廩并募粟麥糴及設粥賑之歸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糧遣還全活甚

多後為宰相竟侍禁孫勉以救蝗為泰山神所病夢至一公府見魏公金紫上坐教以乞簡房簿勉出再至一府有三金紫者責讓之勉乞簡房簿三金紫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誰泄之勉以實告三金紫首肯數曰韓侍中在陽間存心救濟水災活七百萬人今在此猶欲活人吾儕不及也簡房簿勉尚得十五年乃放之

洒民曰魏公持世許大事業而泰山君首稱水災救人豈非救焚拯溺功德尤急哉嘗見一州府大疫勸民出粟拯濟委官專領其官煩于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

寘諸壙中但日以一粥食之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死官亦病疫死其存心視慹公何如也

韓維論賑飢四未盡

英宗時起居注韓維論賑救飢民之道未盡有四一州縣米谷不積二官吏無恤民之心三飼養失處寘之宜四朝廷雖發倉廩木嘗親諭惻怛遣使臨視

葉衡發倉為糜

葉衡知常州時水災發倉為糜以視飢者或言常平不可輕

發衛曰儲蓄正備緩急視民飢而忍不救耶疫大作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全活甚衆

何叔卿賑貸麥熟止

河南大旱人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按察使何叔卿曰賑貸止于麥以秋成可仰也今麥田無收可已乎命如舊賑之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

平糴

吳及奏止閉糴

仁宗時秘閣校理吳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飢則隣路為之閉糴一郡飢則隣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兆民之意哉遂詔災傷閉糴以違制律論

劉晏賤糴貴糶

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

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

范純仁籍貫舟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貫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為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內不知也

吳遵路航海糴米米芻收值

宋明道末年天下旱蝗吳遵路知通州桒民未飢募富者得錢數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于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采薪芻官為收買以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原估易薪芻與

民官不傷財民蒙其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
薦席鹽蔬願歸者具舟食遣之本土

史弼發米平糶

史弼改浙西宣慰時米價踊貴弼即發米十萬石平價糶之
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吾不可失信寧撤我俸以
足之省臣不能奪

文彥博減價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起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
減價平糶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頓減前此或限升斗或

抑市價適足以增其數價而價終莫平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

趙抃增價

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淸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湊諸越州米價更賤民無飢死

居士曰趙淸獻增價文潞公減價而一時市價皆為之平蓋商米宜增增則米之來其地者多官米宜減減則市之射其利者奪而其價皆可不抑而自平矣蓋遇境荒歉則

清獻之法可行倘廩有餘粟則潞公之策可舉亦因時地
以補救之可耳

高定子發縣廩給富家

高定子知夾江會水潦洊饑貧民競糴無所糴定子曰汝毋
憂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乃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
糶至晡而償須臾米溢于市明年有麥責償其半至晡而輸
足民免于饑而公帑不廢人稱其上不病國下不病貧中不
病富一舉而三利備焉

令孤文公歷指獨語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歷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周忱給諸大賈

周文襄公忱撫江南蘇松大飢米價翔貴公察知湖浙江右大熟命人四出齎千金至其地市米故抑直而不糴且給言吳中價甚高由是諸大賈操贏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百艘公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驟

戒諸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還糶無所售于是官為收糶以寬廉而推牛釃酒犒賈謝之大賈各醉懽去

董應舉官糶議

董應舉議官糶害曰穀米踊貴半由穀之半由禁米米禁則富者閉糶以徼利奸商乘急而躍價棍惡乘禁騙錢而未盍貴此從來積害救荒無別法有虛穀有實備買穀他省寔備也穀至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而賣奸商恐持久不售爭取微息而賣是以虛穀而速之平價也昔文潞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價公笑曰是反為奸民增氣勢

俾于是被得倉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即日而價平民莫測官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金市于多米地方乘時而往勒限而歸毋伏過冬市某地方即用某地方人必差品官必于大暑前四十日發穀必期盡發此毋庸禁米而米常平官米亦且歲進矣乘秋而往者穀賤而人不勒也毋使過冬者久則費多將蝕吾穀也用本地人者土人知穀價所市必廉雖稍滲指而吾穀猶平也小官奉差難責其一毫不取差品官者前程大不敢以官試法也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民正常年踊價之候稍減時價民利而官亦利也給發之法以

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發必盡者復納之倉費耗益多也買之非其人發之非其時則官本少而民不甚見德如此而以官糴無益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矣

勸富

陳堯佐自出米為糜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飢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富民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樂從爾

趙抃解帶勸賑

趙忭知越州時歲大飢召富民畢集勸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寘庭下于是施者雲集

居士曰右二條以身先勸之

規時舉糴米取半價

規時舉鉅鹿人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博習羣書不樂仕進家多田產穀積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踊因發廩貸糶價惟取時價之半寄語客曰凶歲之半價即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而不為損族人親故貧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多賴以濟其子攸節閔帝時除太學博士屢官尚書右僕射贈司空諡文

黃魚濟子孫青紫

黃魚濟成都人時張詠知成都夜夢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曰西門黃魚濟至幅巾道服入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坐詠之上至旦問吏曰西門有黃魚濟否曰有命請至如夢中所見再三問生平何陰德曰初無善事惟禾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糴之一樣價直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此公所以坐我上也使兩吏扶之而拜子孫青紫不絕

宋祝染濟飢之報

宋祝染廷平沙縣人家頗饒遇歲凶賑濟煑粥療病無虛日後生一子聰悲應舉入試鄉人夢黃衣使者執旗報喜奔馳而告曰狀元榜旗上有四字曰濟飢之報及開榜子果中狀元

居士曰右三條以福報勸之

閉十八閉糴雷擊

饒州閉十八儲穀數十倉歲飢人多餓死閉索高價閉穀不糶鄉人旅客封銀並價登門求糴閉堅不與未幾為雷擊死

倉穀悉為雷火焚盡

　富兒祈籤增價驚死

萬曆十六年武進大飢青果巷有烈帝廟甚靈一日天未明有一富兒入廟祈籤祝曰今米已貴至二兩四錢一石我家有米數百石不知來價能再增否時有乞丐數十宿于廟之兩廊聞此人之祝同聲大呼曰我等數日不得一食矣汝有米數百不以賑濟尚求增價乎争向前欲毆之時天未明此人無意中忽見瘋癱殘疾多人圍達大呼一時驚悸倒地頃刻絶氣

居士曰右二條以惡報勸之

邵靈甫發儲除道

邵靈甫宜興人倜儻樂施于家蓄數千斛歲大飢或請糶曰是急利也請損直曰是近名也或曰歲飢將自豐乎曰有成算矣乃盡發所儲自縣至湫溪鎮除道四十里水路八十餘里通巷画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以活至今誦之

陳天福經濟倉

茶陵州陳天福素稱長者有米皆平糶無米以錢貸人又起經濟倉平糶濟人息有道人以錢二百糴米一斗陳辨錢異

米道人題詩于壁曰達近皆稱陳長者與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鄉里傳誦

居士曰右二條以名警勸之

程九屏勸捐賑諭

鎮江程九屏太守勸捐賑諭曰今日旱蝗妨稼貧民苦飢此正富室市義種德之秋也同是編氓而爾等得稱富有非爾等祖宗能利濟人即爾等前生能利濟人念及祖宗則數世元氣不可薄念及前生則本來面目不可沒今日殷殷勸賑不獨為拊股之民圖目前實為殷富之家圖久遠凡人之財

決無永聚不散者顧所散何如爾慳貪者其散一敗不救好施者其散累世食報蓋貪慳者非自己遭飛禍便是子孫犯重法好施者不但人樂尊仰鬼神亦樂福澤此理數之必然者也爾等上戶試舉兩者較量之自然破鄙吝之堅城發好施之善念矣今日偶值奇荒無有奇策惟是酌盈濟虛用民保民不得不汝上戶是望且上戶自思所得保有其上戶者豈非賴朝廷有法度耶則殷殷勸賑又不獨為爾等圖久遠寔為爾等圖目前飢寒之民計無所出躭躭只在富室富室能賑一人思亂中即少一人能賑十人思亂中即少十人同

姓同里各務為賑料相為勸由是百人千人萬人其縣無有窮盡其亂自是消弭矣亂萌消弭爾等上户乃得安享豐豫此又時勢之必然者也若一味自私自利本是上户而竄入下中其姓名本府一一稔然在心倘有事犯在堂下加等重處爾等上户不明于理數即當審乎時勢不審乎時勢即當動乎榮辱毋負開導苦心

程九屛勸平糶諭

程太守勸平糶諭曰今歲民多菜色即無蝗蝝亦狂半告飢當此時而家有擔石之儲皆是天地鬼神之所厚況陳陳相因

乎則為天地鬼神所加厚可知以天地鬼神所加厚之人即當行天地鬼神所嘉與之事非損有餘以補不足不可以獲福然則為諸有穀之家計只是及時平糶一法乃最有功德事若幸天災為奇貨封廩廒以待價非仁人之用心也且穀價一騰踊四方之貨必聞風而至故大貴之地常有大賤其勢必然廢時失價以待穀之雲集福去而利亦去矣此愚人也其中有賢智者間謂救一人之穀有限價平不足以濟民價不平不足以害民不知人存此想戶戶閉糶家家高價則積獨成眾積微成鉅遂做成一皇皇之世界若使有一人平

之于此定有裨人乎之于彼豈美善之事人所相競誰甘自為刻薄人是求一人之乎恒有以感于人之乎與愧于人之不平如此相觀而善窮民庶幾免于飢餓之厄矣既令士紳從公議派積穀以備缺乏而猶然慳吝爾有穀之家平價者益積穀之令或多或寡官府可得而限且不敢多派恐中有力不勝任者若爾等自度有餘薄收利而厚積德相與倡率以救此荒民其誰得而禁止之限量之也

破慳經

東坡有云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疾入膏

育無方救藥所以世人但知圖利罔知防害以我觀之防害既昧因利未善凡我世人皆天所生皆天所受譬如父母生育多子聰明蠢愚富貴貧賤各各不同皆是父母嫡親骨血有如一子獨享富貴其餘諸子皆受貧賤凍餓流離種種苦楚富貴之子安享自然皆不周濟父母之心悲傷憾然明加譴責暗受消麼此是虛元不為汝說天生富人原非私厚正欲彼人以己所有濟人不足況此財寶名為四共或水或火盜賊無常各皆有分此是道理不為汝說萬歷年持富平布衣李君少川施銀二萬賑恤飢荒朝廷聞之遂以卿銜酬其

勞貴迄今子姓世享其名此二萬金如今尚在此是報應不為汝說汝等吝財本思常享又傳之子子傳之孫世世代代當作富翁以是因緣一毛不拔諸貧賤人環伺生心不得方便甘心引賊入胡家財洞房清宮非汝所有賊得焚之朱提白鏹非汝所有賊得捲之粉白黛綠嬌姿美妾非汝所有賊得淫之牽衣執袂桂子蘭孫非汝所有賊得殘之肢體髮膚併非汝有刀俎惟賊叔解惟賊祖宗邱墓併非汝有發掘惟賊剖發惟賊弁四思維無有他尊止因慳故受如是苦不能散財安能聚財不能減富安能保富所以笑汝防害既孤圖

利未善顛倒迷謬誠可憐愍悲心苦口勸諭捐輸豈是為貧正是為富豈是利他正是利己如來所說不誑不妄猛醒回頭功德無量

洒民曰兵荒交警貧富百姓自宜有無相通然而富人每不肯稍助分文者無非欲全享其富厚也不知一旦有事玉石俱焚安所謂富厚哉予所以苦口勸輸者正為富貴之家保全性命計耳豈區區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耶

居士曰右三條以利害勸之

济澥百金方卷二終

洴澼百金方卷三

選練第三

才能

技藝